

翠神乾坤

連盈慧

到外地旅遊，不說地震戰火那些天災人禍險地，就是意大利等小倫如毛的國家，都不免談虎色變。

加拿大治安也不好，而且破案率奇低，親友中，有車尾給爆竊，有給強搶過手袋，報了案，都沒下文，這個被譽為全世界最宜居的地方，就得更重新解說：不過好在室內環境理想，只要你對花粉過敏，望出窗外，還能享受大自然美景，但是說來說去，還是安坐家中，足不出戶最好。

說日本人最守公德又自愛，人人規行矩步，彬彬有禮也已成歷史了，不知是不是人窮起盜心，經濟下滑之後，搶劫案都與年俱增；大阪親友說，心齋橋白天人來人往，個個君子，好不熱鬧，誰知太陽下山後，黑道白道傾巢而出，又是另一個見不得光的世界。

外遊難求安樂土

久居巴黎的朋友也開始厭倦他們的浪漫城市，治安不好，何來浪漫！試想想，往日單身一個人，結伴兩個人都好，早上黃昏繞着塞納河散步，行到任何角落，都像看到太陽月亮一樣看到艾菲爾鐵塔，永遠不厭其煩；看日出，看日落，看河上來往遊船，何等抒情寫意；！

其實就是風平浪靜時，有些巴黎人浪得得來也不可愛，比如早已聞名可以容許狗有狗權到處拉便，弄到滿地，今就懶得再抱着滾滾香腸亂丟熱鬧而來的外地遊客，多怕狗轉還是更壞，問來自巴黎的法國朋友，都尷尬得臉上一泛起紅霞。

多年前淺遊巴黎時，短短一個月，就看過幾次洋漢買票就跨進地鐵，這樣的「浪漫」像滿地狗便一樣，在香港就少有發生，近年香港巡狗的人，都為狗狗備備廁紙清水，十分自動自覺，重視公德。不過法國朋友說那些不是法國人，是其他歐西國家新移民，不是他們法國人。失去浪漫，治安又不好，巴黎已非昔日巴黎。

海闊天空

蘇狄嘉

小豆島是瀨戶內海的第二天島，也是日本創世神話中屬於首批出現的島嶼。

「小豆島」這個名字的本意是指紅豆，(但指為「大豆」)會更恰當，因這裡是著名的醬油生產地，在島上的南邊有一條醬油街，集中了好幾間製造醬油的老舖，還有可以入內參觀的，甚至有醬油味的軟雪糕售賣。

小豆島的另一種名產是橄欖。島上有好幾棵橄欖樹，有些更是橄欖園，初秋的時候還可以體驗收割的過程。其中小豆島橄欖園有四點五公頃的橄欖園，免費參觀。園內景色優美，走累了可以隨意坐下看海，是一個不錯的觀光點。

橄欖與醬油小島

島上有一條「天使之路」，傳說戀人們能一起走過會有美滿的結果，但它可不是二十四小時開放。這條「天使之路」，其實是連接前島與余島(小豆島)的一條沙路，路只會在潮退海水退後，才能在沙灘上露出來。在小豆島住一個晚上，還要配合退潮時間，才可以看到「有路」和「沒路」的兩種情況。

寒霞溪位於小豆島的中心地帶，這裡被選定為日本三大溪谷之一，是秋天觀賞紅葉的最佳地方。春遊寒霞溪，卻有一番體會。這裡可以坐空中纜車，從山腳到山頂只需要五分鐘，兩邊都是聳立的岩石，前邊是瀨戶內海，沿途可以飽覽溪谷風景，只嫌時間太短！

其實，要真正感受寒霞溪風光之美，最好還是兩目，雙腿並用。所以，我選擇了步行下山，四十五分鐘的路程，可以欣賞溪谷的「表十二景」，絕對超值！

甄選題材

琴台聚

孫浩浩

早前創作部舉辦了一個寫橋會，整個部門的編劇都要參加，每組要創作一個劇集題材，編劇可以個人單位或最多兩個人為一組，同組兩人必須為同職級，即是初級編劇只能跟初級編劇同組，因為以防編劇與較高職級的編劇或編審同組時，編劇會備受編審的威脅，而不敢開聲發表意見。整個部門合共有幾十條橋，各自輪流在會上表述。

這類workshop在舊公司幾乎每年都會舉辦，一般都是待大家表述完，再由上級作出篩選，看看哪些橋是可行的。但這次做法頗特別，在場所有人士都有份給予評分，與會者除了創作組的編劇之外，還邀請了幾位二十五歲以下，來自不同部門的同事出席。現場所有人士分成兩大組，分別為二十五歲以下的年輕組及二十五歲以上的元老組，結果發現兩組之間存在着頗大差異。

首先，年輕組與元老組編劇所構思的題材，已經有着很顯著的分別。年輕組傾向一些類近網絡遊戲、大屠殺、較具官能刺激的故事；而元老組則較為偏向描寫人性、論述人生的課題上。而兩組在評分上，亦出現同樣的差異，有部分題材，有人給予好高分，但亦有人給予極低分。換言之，其中一組很喜歡

的題材，另一組可能完全不感興趣。不得不承認，年齡上的差異確實會影響觀者的口味，公司針對的市場不是傳統的師奶觀眾，所以當然要清楚新一代年輕人的口味。不過，即使了解了年輕

人的口味，我們是否就要完全跟從呢？其他沒有得到高分的題材，是否就沒有一齣好戲？有些劇集單憑幾個簡單的描述，未必會覺得很吸引，好像電影《春嬌與志明》，故事一句講完，就是描述兩個煙民相戀的故事。如果單聽這個故事題材，我真懷疑會有多人覺得有興趣。但結果此片票房與口碑俱佳，吸引了不少年輕觀眾，是二〇一二年香港華語電影票房的季军，並得到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獎，之後還開拍了續集。

年輕的編劇剛入行，樣樣都想有突破，大膽地提出各類具爭議的題材，這絕對是件好事。不過，如果當這些題材涉及社會道德時，我們必須加倍小心，不可以一味只為了迎合觀眾的口味。電視台作為一個傳播媒體，需要肩負起社會責任。

早前接受母校校報訪問時，我問起這班年輕人對新電視台有甚麼期望？想看看甚麼劇集？有一位正修讀新聞傳播學的學生表示，他覺得現今的電視劇好假，如果換了他是編劇，他會創作一個故事，劇中主角由頭好到尾，他認為這樣才真實。我不否認，過往那種好人有好報、惡人有惡報的劇情，確實是有點陳腔濫調，過於老套。可是如果因為這樣，我們就拍攝一套以殺人放火、作奸犯科為題材的劇集，劇中人到最後更無需負上任何刑責。我想這套劇必定會是港劇中的一個新突破，但我實在不想想像這劇成為觀眾帶來甚麼影響，我們未來社會會否變成這個模樣。年輕一輩有好多新思維，能夠給我們這群元老組帶來新衝擊和火花，不過還須慎重選材。

讀者如果也想參與題材甄選的評分，將會有機會，詳情可留意「香港電視」面書上的網頁。

從咖啡缺席到咖啡入侵我的生活令我愛不釋手時，我已經走到需要細心為身體而調配出適當的食物。在潮流的驅逐下，咖啡早就被人排除在健康食品之外。結果我和咖啡的戀愛，像是不被社會群眾接受的婚外情，在親友間引起頗大的迴響。

知我深愛咖啡的朋友關心地勸告：「咖啡對身體沒有好處，戒了吧。」甚至到美玲家時，她沖一壺咖啡給自己品嚐回味，卻不嫌麻煩地給我泡別的「有營養」的飲料，「不要讓你家人批評你交到壞朋友。」

家裡每一個人不約而同投我以反對票。中年女性容易患上骨質疏鬆症，據說咖啡可能是其中一個導致骨質流失的主要原因，反對最劇烈的人這樣如是勸說實則在提醒，以我的年齡已經失去當咖啡族的資格。

冷靜客觀的女兒在餐桌上義正辭嚴對我說「當人人都說你做錯了，只有你一個人認為是對的時候，那麼就是你本身出了問題，需要自我檢討的人是誰。」她做出一副「你這個媽媽怎麼如此無知那麼不聽話讓人真是很擔心」的臉色把話繼續接下去：「快快覺悟吧！」

每天黃昏在家裡喝茶點時，我往往感覺自己「獨立於蒼茫的曠野裡。」全家人用一種阻止的眼神把視線的黑點一致放在我於在嘴邊還沒吸進口裡的咖啡杯上。

戒掉一種癮並不容易，像愛上一個人，已達到刻骨銘心程度，以為是天荒地老的浪漫，突然要你狠下心腸放棄他，這中間需要持續奮鬥和不斷掙扎。

一直到有一天在電視廣告裡看到「為了你心愛的人着想，請小心駕駛。」

向來意志薄弱的我因而下定決心向牽扯糾纏我數十年不放的咖啡告別。

生活中缺少咖啡，開始有點難過，彷彿失去了閒情逸致的情趣。那點痛楚雖不至於心碎，卻時時浮著一股隱約的難捨，幾經思考、斟酌、估量，終於，我願意「為了心愛我和我心愛的人着想，小心飲食。」意思是，咖啡，往後一天只喝一杯。

和咖啡的戀愛

至今仍然記得一份報告：1980年的某個醫學研究結果顯示，一群被餵以大量咖啡的懷孕老鼠，生下缺了腳趾的小老鼠，過後一些研究也發現，愛喝咖啡的孕婦可能早產或生下體重不足的嬰兒。

矛盾的是，平日對咖啡不屑一顧的我，居然在懷了孩子後，強烈地戀棧咖啡。愛情是一種沉溺於意亂情迷的近似癡狂的感覺，不僅節制地一天一杯尚嫌不足。為滿足自己貪婪的胃口，有空就四處搜羅各種適宜和不適宜的，甚至粗糙拙劣的藉口：肚子餓、口渴、疲累、愛睡等等讓人一聽便知是遮掩不住的謊言。那個年代沒電腦，更沒面書，住的地方是小鎮，不太清楚有沒有孕婦的不良反應是嘔足十個月，從開始懷胎到孩子出世為止。因無法喝下除了咖啡之外，包括原本心頭最愛的白開水及其他不論優良或不良的飲料。獲得的結果是，一般孕婦在大着肚子時體重增加，戀上咖啡的孕婦卻每次見婦科醫生就被催促「吃多一點，你太瘦了。」

身邊的女性朋友都很羨慕，日日為瘦身減肥煩惱的她們，從此陪我天天喝咖啡。奇特之處是對孕婦效果顯著的咖啡瘦身法，在她們身上，看不見奇跡出現。

喝了280天的咖啡後，女兒出世，已經懷上「咖啡癮」的媽媽並沒有即刻和咖啡分手，只是不再像懷孕時候，想念情人般地熱切渴望，偶爾也還沖杯香氣騰騰的熱咖啡來調劑生活中的「平淡滋味」。

因此就以為嗜喝咖啡的其實是嬰兒，不是孕婦。然而，兩個女兒從小到大，對咖啡嗤之以鼻，縱然各種飲料越來越多選擇，弱水三千，她們只取白開水。

反而是年齡老大的媽媽缺乏自制能力，居然目眩神迷被品味格調一流的咖啡電視廣告誘惑了



■ 袅袅的咖啡香氣。網上圖片

本來對咖啡沒有特別感覺，檳城人習慣泡一壺咖啡，從早喝到晚，見媽媽一天喝數杯黑咖啡，覺得不可思議。這黑色飲料究竟有何等不為人知的魅力呢？為何大人們在三餐與點心時間皆和着咖啡一起餐飲，卻又不鼓勵小孩做做。明知好奇心會殺死那隻貓，卻生出偷偷去嘗試的慾望。噢！味道並非想像中甜美可口，因是偷喝，大口吞嚥，嘴巴裡的具體感覺是苦澀。

「這叫好喝？」心裡湧現疑惑。不經世事滄桑，故爾不明白中年人的飲食口味。

長期眷戀一種飲料，叫白開水。事實上至今它仍然在所有飲料當中佔上風，鍾情排行榜上列名榜首，始終不曾墜跌。

盈滿璀璨陽光的青春歲月，有個如今落戶東馬沙巴的作家在給我的藍色信箋上書寫着這樣一個句子：「人生就像嚼口香糖，淡也有淡的滋味。」討厭嚼口香糖的人，嘴巴不停蠕動，沒一刻靜止，咀嚼的人津津有味，旁觀者卻看出一種輕浮的姿態，宛如一坐下便忙碌在搖擺的人，那不停搖晃的姿勢落入旁人眼裡，留下性格不穩重的印象。但是，對下一句「淡也有淡的滋味」頗有好感，覺得很有意思，嘗試自白開水中尋找清淡滋味。

回憶起來有點像編造出來的故事，竟是在懷孕的時候，悄悄戀上咖啡。

感人的聲音

由樂器裡奏出來的聲音是奇妙的，那麼多種樂器，聲音都不同，那麼多人彈奏同一種樂器，為甚麼就只那麼幾個人，能奏出讓人感動的旋律，其他就不能？同樣的樂器，同樣的樂譜，同樣的技巧，為甚麼有人成為大師級演奏家，其他人就只能默默成為樂團的一分子？為甚麼馬友友用大提琴奏出德伏札克的協奏曲時，就可以感覺到聲音裡透出的鄉愁，感覺大提琴手拉出來的聲音就感覺他不是在拉，為甚麼郎朗的手放到鋼琴鍵上，彈奏黃河時，濃濃的鄉愁就會從聲音透出，讓聽眾感受到，而那麼多會彈鋼琴的人卻彈不出鄉愁的聲音？

是不理解樂曲？未能體會樂曲的原意？不能把自己的感情投入演奏之中？怎樣才能把感情投入演奏之中？能演奏出令人感動的聲音？這種投入，是天生的，還是後天可以培養的？從世上有那麼多的樂團，而只有那麼些演奏家，答案是明顯的，要讓樂器奏出感動人心的聲音，那種感情的投入，是與生俱來的，後天的努力，只是讓技巧更成熟而已。

我在講述特寫寫作的課程時，每年都有災難發生，我都讓學生就事件寫篇特寫作業，寫得好的，會讓人有親臨其境的感受，寫得不好的，像是把一推數據列出而已。我就對學生說，要把感情投入事件裡，感受那些苦難，再抽離出來，寫出來，特寫，才有感動人心力量，讓讀者從文字裡聽到受難者的聲音。不過，能做到的，一班也只有兩個人而已。

發出聲音人人都會，但如何發出令人感動的聲音，似乎是一門學問。

張栢枝文集

生活語錄

吳康民

張栢枝，近三十年前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同事。他又是大東電報局的職工會主席。我們只是泛泛之交，我只知道他業餘喜歡攝影，想不到他卻是與我同在「香港《文匯報》寫專欄的同行。近日他把《正三奇集》影印本寄贈。我正奇怪這個《正三奇集》的作者是誰，翻開內頁，才知道是他。原來他的興趣是多方面的，既喜歡舞文弄墨，也喜歡旅行，這和我算是同好。

張兄自稱「通識較為豐富」，所以文字涉及「軍事國際戰略，外交關係，勞資關係和自然環保等方面。他說寫作涉及國際和外交，所以要用筆名來「掩飾身份」。

我在本報早年所寫的專欄，用的也是筆名。寫科學小品用「李化生」，即物理化學生物有關的知識是也。後來寫教育修養等小品，則用「黃信今」，不知甚麼時候，開始用正名。特別是寫政治評論，文

隨想

興國

前段時間是張國榮逝世十周年，本地乃至外地「榮迷」自發性搞了一系列活動，紀念一代巨星，以致有人斥之為「市場炒作」和「狂批偶像文化」。當然，他也被網民狂批。

說到流行文化，很多傳統士大夫會嗤之以鼻，覺得這是很消費，很膚淺的東西，卻沒想到，正因為它「膚淺」，才令一般人都可以接近和接受，並廣為流傳，也更具影響力。

偶像和權威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其實，流行文化和流行偶像跟民主政制發展是分不開的。在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路並不長，但逾半世紀的自由經濟實體和開放型社會，令流行文化或偶像文化得到自由發展，並一直影響着市民的生活，也在慢慢地開啟人們對閉關的思想。

無論是對親人的懷念，或是對偶像的紀念，既是人的天性，也是自由的選擇，社會正是通過對逝者的重視中帶出生命的意義。很多新的觀念正是在這種自由表達、輕鬆呈現的流行文化土壤中為人接受或被人淘汰的。

所以，美國的《時代》會不久就來一個「Arts & Religion」之類，「最具影響力人物選舉」，選中的人物除了擁有權和財富的政商領袖外，還有相當的演藝或運動明星、藝術家，乃至柔弱如十五歲巴基斯坦女學生馬拉——她因為批評塔利班政府而被暗殺，以及我們的「第一夫人彭麗媛女士等。

但是，同樣是風格相似的新聞周刊，香港《亞洲週刊》的「年度影響力人物」推選的往往是政壇領袖或百位華商。這顯然不僅僅是主編及其團隊的好惡，當然有雜誌定位和市場取向的問題，但令人看到的是一種文化的分野和觀念上的反映。就是說，即使在經濟已高度發達的香港的人社會，我們還沒有學會輕鬆和幽默，還沒意識到「軟實力」的影響力。我們都關心國家前途和命運這樣的大事，卻往往忽略了個人人格成長的「小故事」。

其實，在和平時期，大眾心中的「時代英雄或偶像」不一定要有實槍實彈，而只是一場觀念的變革和觀點的刺激，它們說出人們心底的話，撫慰了人們空虛的心靈。